

---

准备这几天离职。

我总有种预感，预感我此次离京去西安会极大地改变我的一生，但是我现在的态度还是那么随意，随意之下，是一种惶恐，惶恐于未知的生活，惶恐于难寻的工作。前途渺渺却又退无可退。

我常自信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此刻又“荒于嬉”。此刻的我，已不配再谈“理想与现实的差距”了。自作孽而已，说不得什么。